

现代思想文化译丛

绿色政治

——全球的希望

〔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著

东方出版社

· 现代思想文化译丛 ·

绿 色 政 治

——全球 的希望

[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著 石音译

東 方 出 版 社

major Capra and Charlene Spretnak

GREEN POLITICS

The Global Promise

E · P · Dutton Inc · ,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4

根据美国纽约E · P · 达顿出版公司 1984 年版译出

绿 色 政 治 —— 全球的希望

LUSE ZHENGZHI

著者/[美] 弗·卡·普拉
查·斯普雷纳克

译者/石 音

封面设计/苏彦斌

版式设计/张嘉瑞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190,000

版次/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7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ISBN 7-5060-0009-1/D·3 定价 2.25 元

中 译 本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一时间，“福利国家”的梦想成了西方多数党派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似乎消失了。正当某些西方学者极力宣扬所谓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时候，欧美“新左翼”在 60 年代初出现了。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在西欧以及北美爆发了以反对越南战争为导火线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这是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的一次明显激化，是资本主义国家年轻一代反对资本斗争的一次新的尝试。进入 70 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大规模失业以及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发，“福利国家”的幻想破灭了。在国际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核武器和空间领域的争斗，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激烈程度。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具有很强吸引力的斗争形式，即 80 年代初在资本主义世界兴起的以绿

党为首的绿色运动。绿色运动既包括生态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又包括和平运动、女权运动以及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它是群众性的反抗资本的运动。绿色运动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在于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造成的各种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产生的: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毒化学物质的大量泄露使河流变成了阴沟;原始森林的大规模砍伐使人类失去了天然的呼吸器官;酸雨象洪水猛兽一样吞噬了无数国家的树木和良田;人类的生存环境正面临着资本的严重挑战。其次,绿色运动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形势下产生的:尖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全世界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全球通讯网络,全球运输系统,全球金融体系,以及超越几个乃至几十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形势。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必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第三,绿色运动是在世界和平面临严重核威胁的形势下产生的: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中已经储存有数万枚核弹头,它是使整个人类都生活于核战争的恐怖状态之中。反对核战争,争取核裁军,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第四,绿色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日益崩溃的形势下产生的:资产阶级那种相信社会生活就是为生存而竞争的观点,相信大量消费就可以导

致经济无限增长的观点,以及相信宇宙是一种机械系统、人也是一种机器的观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唾弃。最后,绿色运动也是在科学的系统论思想广泛深入人心的形势下产生的;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脱于自然之外,人类进行交往的一切机制以及人类自身的发展,都取决于他们和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

资本主义各国绿色运动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它们的不同组成部分实际上又有各自所强调的特殊目标:生态运动强调人类与生物圈的关系;和平运动强调反对核武器、核试验和核战争;女权运动强调反对歧视妇女,主张男女平等;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强调把保护生态平衡与争取社会主义相结合,等等。这些运动都要求为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整个人类创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这成了它们彼此联合的纽带。

绿色运动的核心力量是有关国家的绿党,它有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和党的领导机构,定期召开中央和地方各级的代表大会,并且参加地方和全国一级的竞选运动。目前,组织比较健全,力量比较强大,而且有比较明确纲领的绿党主要是联邦德国绿党、比利时绿党和荷兰绿党。

各国绿党并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但是总的看，它们实际上多以系统论和社会生态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它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些危机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要单独解决其中任何一个危机都是不可能的。它们提出，人类必须研究自然界中相互联系着的各种过程的特殊网络，研究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主张把社会结构与人类之间的互相作用，看作是由各种动态系统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这些动态系统本身既是一种完整的系统，同时又是这个网络中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不同部分。

实行“基层民主”和主张“非暴力”斗争是各国绿党普遍接受的两个重要原则。“基层民主”强调绿党的一切领导机构都要由基层直接选举产生，把决策权赋予党的基层组织，采取分散化而不是集中制的措施，使各级组织成为独立行动的实体，以避免权力集中于一人或数人的手中。“非暴力”原则反对一切个人的以及包括国家在内的结构性暴力行动，把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奉为行动的楷模。

从政治上看，绿党首先主张用各种“生物区”组织取代民族国家。它们认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国

家是一种“固有的危险”，因为巨大的权力集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竞争、剥削和战争。用按照文化传统、民族习惯、社会风俗、语言文字和生物分布的标准划分的生物区代替民族国家，实行区域自治，就可能清除战争和压迫的根源。其次，绿党坚决反对核试验和核军备，因为核试验不仅威胁人类的安全，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核主义”造成了人类极大的精神负担，助长了军国主义思潮的泛滥，使民主精神遭到践踏。其三，绿党强烈要求解散北约和华约两个军事组织，要求用“欧洲生态共同体”取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其四，绿党坚决支持妇女为争取男女平等和独立自主的斗争。其五，绿党强调建设一种新型的文化教育事业，它们反对发展商品化的文化工作，主张文化人到基层去，促进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它们要求改革教学，对学生进行“整体论”和和平教育。

从经济上看，绿党思想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建立一种社会“可以承受”的经济，这种经济既能满足全体人民的真正物质需要，又不至于破坏人类的生物圈。因此，人类必须在消费性经济和保护性经济之间作出选择，抛弃目前的消费性经济，采取保护资源的措施，以免经济最终走上崩溃的道路。这意味

着再也不能毫无限制地提高生产率，不顾生产发展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和生态后果。第二个特点是倡议“绿化”工作道德，使劳动符合绿色运动所提出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说，要使劳动从目前的条件下解放出来，使劳动成为生活的欢乐，成为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条件，成为自由和自治的活动。第三个特点是提出发展“供选择”的经济项目，建立各种中小型工商企业，实行工人自治，只生产和出售为本地区居民所必需的商品，用以对抗庞大的垄断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控制。第四个特点是倡议开发“软技术”即推广使用那些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平衡，又不会造成大规模失业的技术，例如太阳能、风能和水利资源等。

从外交方面看，除了坚决反对超级大国争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以外，绿党政策最突出的特征是它们对待第三世界人民的友好态度。它们明确认为工业化国家的财富是以剥削第三世界国家为基础的，因此，它们坚决反对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人民的掠夺，决心与第三世界人民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支持他们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帮助他们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

资本主义世界绿色运动的兴起显然是以反对环

境污染和维护生态平衡为起点的,但是事实已经表明,以绿党为首的绿色运动的“绿色”一词,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在生物学上的含义;在这里,“绿”是区别于“红”与“白”或“黑”而言的,“绿党”既是区别于“红党”即欧美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左派”组织,又是区别于“白党”或“黑党”即各种资产阶级政党而言的。绿色运动希望建立一种超脱“左”与右的思维方式的政党组织,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它们的观点和行动总是较多地和“红党”联系在一起,所以西方宣传机构一向把它们胜利说成是“左派”的胜利,尽管绿党从来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与“红党”针锋相对。

绿色运动是自发组织的一种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绿党作为它的核心力量,它们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也不可能没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们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垄断资本这一点,显然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这表明绿色运动的基本方向是积极的。

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绿色运动的力量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绿色运动力量比较强大的联邦德国,绿党在今年初的全国选举中又有所进展,得到占总数8%的选票,在联邦议院的席位由上届的27

个增加到了42个。在这里,“甚至穿着兰色服装的孩子也变成了绿色分子。”^①

在西方,目前专门评述绿党和绿色运动的著作还不多见,卡普拉和斯普雷纳克的《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就是这少数几部中比较突出的一部。应该说,作者对世界绿色运动的介绍是详细的,他们利用的资料是可靠的,他们的多数评论基本上也是客观的。虽然他们的某些观点,特别是他们对有关国家“左派”和学生运动的看法带有一定的偏见,但总的说,本书对于我们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绿党和绿色运动,对于我们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对于我们考察战后西方国家阶级力量多次变化和改组的原因和结果,以及对于我们分析新技术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所产生的各种思想影响,显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石 音

1987年4月

^① F·皮尔斯:《日益绿化的德国》,《新科学家》1987年1月22日。

目 录

序言·····	1-12
---------	------

第一编 西德的绿色政治学·····	13-264
第1章 哪些人属于绿党? ·····	15
第2章 新政治学原则·····	57
第3章 和平政治学·····	102
第4章 调整经济·····	140
第5章 绿党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178
第6章 把基层理想与选举的政治活动 相结合·····	206
第7章 对第一个四年的估价·····	233

第二编 全球绿色政治学·····	265-304
第8章 世界绿色运动·····	267

第三编 美国的绿色政治学·····	305-358
第9章 可能在美国发生的绿色选择·····	307

附录 西德绿党的结构与活动·····	359-373
--------------------	---------

序 言

1983年3月22日,一支27人的队伍,带着一个用橡皮做成的巨大地球仪和一个由于污染而死去的黑森林的树枝,象举行仪式似地步行穿过了西德首都的大街,这支队伍包括一个护士、一个店员、一名前将军、一个泥瓦匠、几个教师、一个兽医、一个退休的计算机程序设计师、三名工程师、一个科学家、一个书商、一个建筑师、一个记者、一名农业教授以及一个律师;陪同他们的是来自各种市民运动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他们进入了他们的国民议会下议院、联邦议院,他们作为30多年来第一个当选的新党取得了席位;这些新议员坚持要坐在位于议院右侧的保守派(基督教民主党人)和位于议院左侧的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他们简单地称自己为绿党。

我们对于绿党的兴趣,始于1982年我们各自在西德讲课旅行的时期。我们知道,我们在最近出版的著作《转折点》(班塔姆书店1983年版)和《妇女精

神政治学》(安克和道布尔戴出版社 1982 年版)中所探讨的思想,都与这个已经在市议会、县议会和州立法机关赢得席位的新党的纲领密切相关。他们宣布自己是反党派的党,是各种市民运动的政治喉舌;他们强调,目前的生态、经济和政治危机是相互联系的,其本质是全球性的,对此,绿党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处理方案;他们还论说了工业化社会的“精神贫困”。他们提出的问题,既非主要党派,亦不是政府所能解答,他们滑稽幽默地详细讲述了由此而造成的冷嘲热讽。在议会中,绿党除了身着笔挺的白色衬衫以外,他们看起来不落俗套,正象他们那富于独创精神的建议,使左派和右派的传统界限一刀两断一样。

由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感情立即与绿色政治学发生了共鸣;而且,该党不同的、然而却是成功的构成,也使我们饶有兴趣:生态学家与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地道的理论家和反对核动力的活动分子,女权主义者和支持第三世界的积极分子,价值观念保守派和激进左派集团的反叛者。绿党向选举制度中引进了一种新的政治风格:其他政治家说起话来夸夸其谈,含糊其词,而绿党的语言则简单明白,直截了当,并且形成了新的术语;传统党派完全为男人所领导,而在绿党的领导职位中,妇女却占有突出的比

例；老式政治家西装革履，而绿党的穿着则随随便便。

回到美国之后，我们吃惊地发现，美国宣传机构对绿党活动的新闻报导带有极大偏见，记者们通常不是报导绿党的分析和建议，而是拍发一些纯属否定性的文章，例如，说“……所谓绿色保护运动的出现是破坏性的，绿党作为生态学家、浪漫的极左分子、共产主义者和核武器的敌人的一个乌七八糟的联盟，它削弱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并且通过威胁其生存而在根舍的自由民主党人之间散布恐慌情绪”（《纽约时报》1982年9月20日签发的电讯）。电台常常把绿党反对在欧洲部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式导弹与“反美”相提并论，尽管绿党与美国的和平运动有密切联系，尽管他们号召东西方结束军备竞赛。《纽约时报》驻波恩办事处的主任向美国人解释说，绿党“反复无常”（1983年2月13日）、“自命为救世主”（1983年2月27日），他几乎在每一篇文章的结尾都指控绿党是“极左”，尽管绿党强调拒绝社会民主党左翼、更不用说共产主义集团所提出的纲领了，所有这些都盲目拥护经济无限制增长的神话，就象保守党人所干的那样。

在1983年春天的全国竞选运动期间，绿党公布了一个长达36页的经济纲领，它为一个生态平衡、

规模适当、自我组织(而不是国家控制)的经济,提出了一些实质性建议,此时,美国的宣传机构或者报导说,绿党的思想只不过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华盛顿邮报》1983年3月2日),或者说,绿党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纽约时报》1983年2月13日)。《时代》周刊告诉读者说,绿党是“不成熟的和不现实的”,他们是为“浪漫主义的和危险的简单渴望”所驱使(1983年2月28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分钟”节目(1983年2月27日),播放了绿党的一个片断,尽可能使绿党看起来稀奇古怪,因为它的部分镜头是在一次化装晚会上拍摄的,这种晚会在狂欢节或者是在四旬斋前一天的整个德国都是要举行的。

这并不是说,在美国记者中间存在着一个反对绿党的阴谋,他们那些否定性的和不确切的报导,大部分都是由于对这些新思想的含义常常缺乏认识,例如,习惯于按照线性系列,从左派考虑到右派的政治记者,仍然曲解绿党的理论。更重要的也许是,我们开始看到有些记者的写作,是为了适应于他们为之工作的那些代表官方说话的宣传机构的愿望。我们非常吃惊地从波恩一个绿党成员那里知道,一个连续不断地写否定性文章的美国记者,表示他个人非常支持和平运动,而且,当绿党副主席布兹在克雷

费尔德发表讲话时，他也与绿党一块散发传单。也许，一种带着偏见的冷嘲热讽的声音，有助于保住一个人作为一家重要报纸的首席记者的工作。（应该公正地指出，到1983年8月，这个记者确实编发了一篇进行公平论述的文章，他承认，绿党“已经表明有能力详细说明各种问题”。）在1983年7月绿党访问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之后，《华盛顿邮报》开辟了一个专栏，这个专栏作家被感动得赞扬绿党是“一个严肃的、主要是致力于非暴力反抗的运动”，然而他的结论却是，绿党应该受到重视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道德冲动，相反，而在于“他们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和潜伏着危险的力量”，因为，暴力反抗者可能参加他们的游行示威。对绿党的甘地主义方法和符合道德的目标表示钦佩，也许是太“软弱”了；在美国这样的文化中，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等式，是经常把重视和必然引起的担心联系起来。

在美国许多方面朋友的帮助下，我们从1982年9月到1983年10月，收看了宣传机构有关绿党的新闻报导。据我们了解，美国重要报纸上的唯一一篇正面社论是绿党在东柏林举行和平示威（1983年5月14日）之后，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出现的；有关绿党的唯一一篇进行公正透析的文章，是《洛杉矶时报》上的一篇特约专栏文章（1983年4月6日），作